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二至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錄監生臣華春芳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二

莊公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傳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婦人既嫁不踰境父母沒不得歸寧文姜十五年如齊尚為越禮況頻年如莒乎文姜為禽獸之行與聞乎弒其如莒何足深責而聖人備書於經痛

莊公君國二十年尚不能防閑其母任其蕩檢踰閑至於此極也記曰禮禁亂之所自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防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信哉

附錄左傳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南燕伯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鄔王所取鄭邑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徧舞六代之樂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是也鄭伯聞之見虢

叔曰（叔虢公字）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頽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去盛饌）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夏齊大災

公羊傳 大災者何大瘠也（瘠病也）大瘠者何痢也（痢民疾疫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穀梁傳 其志以甚也

天火曰災來告故書經所書宋災陳災宋衛陳鄭災皆不言大此獨書大舊史從來告之辭而孔子因之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穀梁作伐我

周有子頹之亂齊桓始霸若罔聞知鄭伯虢公胥命于弭討亂殺子頹王入于王城齊皆不預去年伐魯今年伐戎大率遂利以自私於王室何有葢

其志在圖霸謀先自固國勢之張必自近始故深結魯宋幷吞譚遂耀武郳戎於王室有不暇顧耳此仲尼之徒所以羞稱五霸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左傳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鄭虢相命弭杜注鄭地當在今河南密縣境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闕象魏也西辟闕之西偏

備備六代之樂 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畧界也武公舊竟後失其地故惠王復與之虎牢杜注河南成皋縣今河南汜水縣西有虎牢城 原伯曰原伯原莊公 鄭伯效尤言效子頹舞徧樂 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

春秋自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雖書名而皆繫以爵以突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自入櫟以後凡與諸侯會盟侵伐者皆突而忽亹儀無見焉舊史備其卒葬孔子安得而削之乎然備記其始終亦所以著王法不行亂賊壽

終以爲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傳 婦人弗目也弗目謂不言其地也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薨不書地

文姜之惡極矣而卒葬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也

附錄左傳 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玤杜注虢地在今河南澠池縣界 王與之酒泉酒泉杜注周邑今陝西同州有甘泉出匱谷中造酒尤美名酒泉 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后王后也鞶帶而以鑑爲飾也 虢公

請器王予之爵爵飲酒器鄭伯由是始惡于王鄭伯厲公子文公爲

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張本冬王歸自虢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鄭突與虢公討子頹定惠王勲在王室而不免謚爲厲以此見周室雖衰公議尚在臣子私謚不敢妄加美名古意猶可攷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眚公羊作省

公羊傳肆者何跌也跌過也大省者何災省也肆大省何

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省日忌吉事不忌凶事時曾有夫人之喪乃以省日忌不哭故譏之

穀梁傳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之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為嫌天子之葬也文姜罪應誅絕須赦而後得葬不赦而葬則嫌天子不許之葬矣所以舉一國之大惡皆赦除之使文姜亦得以除其罪也

肆大眚譏失刑也舜典眚災肆赦乃不幸而過誤者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過乃赦之罪則少寬宥焉耳周官三宥三赦皆情之可原孽非已作者未

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治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乆而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蓋得春秋之旨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公羊傳 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

穀梁傳 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小君也

文姜孫齊不稱姜氏後此則一仍其恒稱何也魯之臣子既不能討莊公又不能以大義絶之而生則縱其所爲死則葬之備禮著於史册者固不可得而易矣婦人生無爵從夫之爵死無謚從夫之謚魯夫人别爲謚自文姜始豈非以滛亂弑逆不敢以先君之謚配之而然與其後魯夫人皆别作謚不察其由違禮害義甚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公羊穀梁俱作禦此書專殺之始

左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宣公大子也陳人惡殺太子之名故以公子告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完顓孫皆御寇黨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敬仲完字辭曰覊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弛去離也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也翹翹遠貌古者聘士以弓言雖貪顯命懼為朋友所譏責使為工正掌百工之官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

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夫）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鳳皇雌雄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猶敬仲夫妻相隨適齊有聲譽）有嬀之後將育于姜（嬀陳姓姜齊姓）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也）陳厲公蔡出也（蔡女所出）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佗也）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坤下巽上觀）之否䷋（坤下乾上否觀六四爻變而爲否）曰是謂觀國之

光利用賓于王此易觀卦六四爻辭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于土上巽變爲乾故云風爲天六四爻位在坤上坤爲土故云于土上山也互體正卦三四五爻爲艮變卦二三四爻亦爲艮故云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山則材之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言居土上照之以天光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四爻爲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象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

象旅陳也百言物備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觀非在己之言故知在子孫風行而著于土巽在坤上故爲著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姜姓之先爲堯四岳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變而象艮故知當興于大嶽之後及陳之初亡也昭八年楚滅陳陳桓子始大于齊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宇其後亡也哀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得政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

穀梁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爲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大夫既命得執公子

之禮

惟天子得奉天命而專生殺故二百四十年書殺大夫者四十有七皆諸侯也蓋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天子而不得專命大夫有罪當請於天子而不得專殺春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卿大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公子之重視大夫故備書以著其罪也其專殺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稱國

者君與當國大臣主之如鄭殺其大夫申侯是也稱人義有二一則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君陳人之殺御寇是也其一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背叛之臣國人所同惡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是也其見殺者所稱亦不一或稱大夫或稱公子或稱大夫公子稱公子者公子而非大夫也稱大夫者大夫而非公子也稱大夫公子者公子而為大夫者也

夏五月

春秋無事書首時未有書五月者或謂下有事而文脫或四誂而爲五也何休謂譏莊公娶讎女不可奉先祖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首時則鑿矣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傳　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穀梁傳　不言公高傒伉也驕伉與公敵體恥之故不書公

高傒齊貴卿也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公也諱不言公以謀娶仇人之女而與大夫要盟惡莫大焉故隱之

冬公如齊納幣

公羊傳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穀梁傳 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采擇女之德性也其禮用鴈爲贄)有問名(問女名而卜之)有納徵(徵成也納幣以成昏)有告期(告迎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納幣大夫之事也而公親之蓋齊疑昏議故自往與要言也娶夫人以承宗廟也先君見戕而娶讎女苟有人心者忍此乎至在喪而圖昏又不足責矣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公羊傳 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

齊桓之編莊公與之會盟遇伐救者九皆不書至

獨三如齊書至以娶雔女而行乃返告於先君之廟其惡極矣

祭叔來聘

穀梁傳 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内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祭畿内之國祭叔王朝之大夫五十以伯仲周道也假聘禮以私行故不書使義與祭伯來朝而不言朝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訃而不書其爵同皆所

以正私交之罪絕朋黨之萌也

夏公如齊觀社

左傳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廵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貢賦多少　不然不用命　從王事　大習朝會之禮

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爲尸女也尸主也主爲齊女往借觀社爲辭無事不出竟

齊因社祭而蒐軍實以示威已爲非禮莊公踰境往觀其失益大矣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以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莊公蓋託名而往以堅昏約故穀梁氏以爲尸女耳凡公出以朝及喪葬但書如而不言其事觀社非常故特書

附錄

左傳晉桓莊之族偪桓叔莊伯之子孫强盛偪迫公室獻公患之士

爲曰士蔿晉大夫去富子富子二族之富强者則羣公子可謀也已

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公至自齊

穀梁傳　公如統言公出行之例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

荆人來聘楚交中國始此

公羊傳　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穀梁傳　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謂一舉而

進之

春秋於楚始書荆繼書荆人繼書楚子著其漸盛也楚邇年加兵於蔡鄭而聘使至魯蓋遠交近攻之術介人欲侵蕭而先朝魯秦人歸襚來聘而有河曲之師蓋魯爲春秋望國而親於齊晉故介人來朝欲藉以爲援秦楚來聘欲以間齊晉之交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穀梁傳　及者内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及者内為志蓋齊猶以昏議為疑故公汲汲而為此遇也書之以著莊公之不子而齊桓私意回惑不能以禮接人亦於是可見矣

蕭叔朝公

公羊傳 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 言于穀朝公

穀梁傳 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于外也朝于廟正也于外非正也

蕭宋之附庸穀齊地嘉禮不野合蕭叔朝公在齊

之穀則非其所也朝必於廟公不辭而受之於穀亦過矣蓋交譏之

秋丹桓宮楹

左傳秋丹桓宮之楹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黝黑色凡塗飾皆言堊大夫倉士黈黈黃色丹楹非禮也

楹柱也楹未有以丹飾者爲將娶讎女欲夸示之

而亂王制以瀆先君直書而惡見矣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扈杜注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後漢志卷縣有扈城亭今河南原武縣西北扈亭是也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此盟亦要結姻好也魯求之愈急而齊許之愈緩蓋莊公爲文姜所制必使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

莊公時巳三十有六矣故越禮不顧如此其亟耳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左傳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桷椽也）皆非禮也（合上丹楹而發）御孫諫曰（御孫魯大夫）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

穀梁傳 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斲削也礱磨也）加密石焉（又以細石磨之）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

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于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不言新宮而直謂之桓宮以桓見殺于齊而飾其廟以榮讎國之女惡莊不子

桷有斲礱未聞復刻鏤之也王制革制度曰畔其君討丹楹刻桷乃宮廟所未有之飾卽無故而為此亦不容於王法矣況娶讎人之女以薦舍於禰廟而特為非禮之飾以誇耀之死者有知其怨恫當何如至五廟竝列而獨崇飾於桓宮又其惡之

淺者矣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公羊傳 何以書親迎禮也

穀梁傳 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于齊也

親迎者昏禮之常春秋常事不書此獨書之不正其親迎于齊也所謂常者其事非一如視朔則月

事之常也蒐狩則時事之常也郊祀雩祭之類則歲事之常也至於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昏姻之常也合禮爲常常則不書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乃人道始終之大變即合禮亦書非親迎之比也

秋公至自齊

穀梁傳　迎者行見諸舍見諸諸之也言瞻望夫人乘車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左傳　秋哀姜至

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僂疾也齊人語）不可使入（言夫人稽畱不肯疾順公意故不能使之即入）與公有所約（約謂約遠媵妾也）然後入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取仇人子弟以薦舍于前（薦進舍置）其義不可受也

不書至而書入不可以見乎宗廟也入者不順之辭以宗廟爲不受也且昏義以正始爲先公既親

迎而不與夫人同至則夫道不正於始矣姜氏既歸而不從公以俱入則婦道不正於始矣弑閔遜邾之亂其兆已見此皆忘親越禮之所致也故春秋詳書其事以爲後戒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左傳公使宗婦覿用幣傳不言大夫唯舉非常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別貴賤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

告虔也榛似栗而小脩脯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公羊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

穀梁傳覿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謂不言大夫及宗婦不正其行婦道謂見夫人乃宗婦之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雁雉腒士冬用雉夏用腒腒乾雉也夏用之備腐臭也婦人之贄棗栗腶脩

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國體謂為君股肱）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何休曰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而以私言之夫人不可以見宗廟則亦不可以臨羣臣也且大夫宜見於廟宗婦宜見於宮中令男女竝覿而又同贄亂男女之別自夫人之至始莊公自壞其防何怪夫人異日之躬為大惡哉春秋所書自盟防至

此凡十有三事詞繁而不殺所以示正始之道者可謂深切著明矣

附録左傳　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游氏亦桓莊之族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公羊傳　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

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

書法與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同故杜預知二傳之非而以羈爲曹世子也莊公既葬羈嗣世一年矣而奔不稱爵以微弱不能君猶鄭忽之不稱爵也歸者易辭赤恃戎之力以簒國其歸爲易猶突恃宋以簒而書歸也春秋於忽與羈皆繫國而書名以爲居正者之戒

郭公公羊穀梁竝以赤歸于曹郭公連文爲句

公羊傳 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

穀梁傳 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郭公之義本不可曉而公穀之說更不可通先儒有以爲郭亡者公與亡字相近而偶誤耳管子之書曰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

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有之夫不知其善惡猶覬一旦而知之也既知其善而不能用則君子登進之路絶既知其惡而不能去則小人益肆行而無所忌矣春秋以郭之自亡書與梁亡同義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左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陳卿女氏叔其字也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穀梁傳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各請於君通聘以結好此大夫交政於中國之漸也命大夫故不名魯單伯鄭祭仲陳女叔是也齊晉無命大夫蓋自恃疆大不復請命於王耳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衛朔入國魯莊與有力焉未必不會其葬蓋朔構殺其兄而逆天子之命故不書葬以示其罪之當討耳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非常鼓之月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　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惟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　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食于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于上公伐鼓

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

公羊傳 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求責求也

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脅與責求同義社土地之主月土地之精月犯日故攻社以脅其本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

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

穀梁傳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麾旌幡也陳五兵五鼓五兵矛戟鉞楯弓矢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充實也凡

有聲皆陽事以壓陰氣

日月之食皆有常度古人遇日食必書者蓋深致其扶陽抑陰之旨言當恐懼修省而不敢忽也左氏謂唯正月之朔慝未作于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非也夏書季秋日食有奏鼓之文豈獨正陽之月哉所以書者譏其不鼓于朝又用牲耳

伯姬歸于杞

穀梁傳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伯姬莊公女婚姻常事不書此何以書逆者非卿則名姓不登於史策見昏禮之日壞也内女適鄰國而爲夫人則書歸適大夫則否別尊卑也其得禮者皆不書常事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傳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公羊傳 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穀梁傳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

附錄左傳　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聚杜注晉邑　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冬公子友如陳此內大夫出聘之始

凡公及內卿往他國皆書如蓋外諸侯來魯者書朝外卿來魯者書聘則內書所如不言其事而自明矣隱桓莊之閒上而周近而齊有來聘者矣魯

未嘗有報聘者而女叔一來季友旋報繼又躬會原仲之葬則陳魯之交雖有君命而實出於季友原仲之私情不獨大夫漸張而季氏之專魯微兆已見於斯矣朱子於季友獨以為無狀誠論世知人之特識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公羊無春字

隱桓世有戎盟至莊始渝為魯之患今此伐戎為濟西之役也故無譏辭

附錄左傳 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宫 絳杜注晉所都也今山西絳縣史記是年晉始都絳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此專殺大夫之始

公羊傳 何以不名衆也曷爲衆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爲曹羈諱也 以大夫即是曹羈按公穀此等傳皆出其所傳聞無可考証姑存其文耳他皆倣此

穀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

稱國以殺者國君與當國大夫共主之而不請於天子也不書名或曰非一人或曰不知其名也齊桓葵丘之會申明王禁曰無專殺大夫其視當時之諸侯可謂彼善於此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杜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括地志徐城縣西有大徐城卽古徐國也今江南泗州北有徐城韓氏愈曰徐與秦俱出伯翳爲嬴姓昭五年楚人執徐子蓋子爵

戎在徐州之域舊為魯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必戎與徐相表裏以侵軼魯也故二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齊桓致勤於魯宋又屢推宋主兵魯宋親附是以諸侯衆服而明年盟幽同心以相推戴與

附錄左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為傳明年晉將伐虢張本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三

## 莊公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伯姬莊公女洮杜注魯地今山東濮州南有洮城亦作桃城水經注云桃城亦曰姚城城因姚墟而得名也

左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天子巡守所以宣布德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婦人無會禮內女爲夫人者七見於經未有與公會者而會自伯姬始其後來朝其子來求婦皆禮所未有也而魯政之不綱亦可見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傳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獲成于楚皆有貳心于齊今始服也

穀梁傳　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

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十六年于幽之盟鄭人附楚而侵宋魯人棄信而受逃是諸侯猶未能深信桓公之心也至是霸勢愈盛陳鄭協服魯亦與會故載書復要言曰同諸國蓋自是無離遏矣而衛人不至故明年復有伐衛之師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傳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氏仲字原仲季友之舊也

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通表而出之之義私行不以公事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禮記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

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于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

穀梁傳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者不合書葬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言季友辟内難而出以葬原仲爲辭

人臣之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葬原仲季友之私也而書如陳從出聘之文是有公命也季友之請爲越禮莊公之從之爲失政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何以知其爲季友之私也凡以公事行

而因及其私者經皆不言其事直書如某國而已

冬杞伯姬來

左傳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公羊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直來無事而來也大歸曰來歸大歸

穀梁來歸也

歸寧常事不書此何以書數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春會而冬復至越禮可知矣或曰哀姜方挾勢

而驕恣伯姬廢女素不以禮待故不敢遽歸先與父會使歸與姜氏成言而後至魯也不然豈有歸寧父母不徑返國都而待於下邑父往會之者哉

附錄 左傳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讓事禮也樂和樂也愛親慈也哀喪愛也有此四者然後可用以戰虢弗畜也亟戰將饑言虢不畜義讓而力戰棄民不養故云將饑

莒慶來逆叔姬

公羊傳 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穀梁傳 諸侯之嫁子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主大夫謂使大夫同姓者主之來者接內也接內謂公自主之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夫婦之稱當言逆女

諸侯嫁女於大夫命大夫主之君不敵臣也二百四十年魯君嫁女于大夫者多矣而見於經者惟

莒慶及齊高固以公自主之故以爲非常而志之也大夫爲君逆則稱女自逆則稱字而不書歸蓋尊卑之别

杞伯來朝

致伯姬也杞伯不能制其内縱伯姬之數出又來朝而致之其卑弱可知矣

附錄左傳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召伯廖王卿士賜命爲侯伯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立子頹在十九年

公會齊侯于城濮城濮杜注衛地

傳稱王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情事推之子頹伏誅已十年衛君又易世矣齊桓特以衛不會幽之盟申明其立子頹之罪而請討於王耳與公會於衛地而伐衛之師魯不與焉亦猶會於魯濟以謀伐戎而魯不與伐耳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傳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公羊傳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爲客（伐人者爲客）伐者爲主（見伐者爲主）故使衛主之也（及者爲主）曷爲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蓋爲幽之會服父喪未終而不至故）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未得成列爲師也）

穀梁傳于伐與戰安戰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

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于人也

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不請其故即以是日與之戰其勁忿而不知自反具見矣凡書及者爲其志乎戰也衛人之急戰若此則宜書衛及非褒

貶之所繫也是非則存乎其事矣敗必稱師而衞不稱師何也齊甫至而遂戰未得集衆而成軍耳

附錄

左傳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杜注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當在今陝西延安府境）小戎子生夷吾（小戎杜注允姓之戎孔氏安國曰此即瓜州之允姓戎也故瓜州在今陝西肅州西子女也）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杜注在京兆新豐縣今陝西臨潼縣東有驪戎城其君姬姓其爵男也納女于人曰女）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

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蒲杜注平陽蒲子縣今山西隰州東北有蒲子故城二屈杜注平陽北屈縣今山西吉州東北有北屈廢縣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使俱曰狄之廣莫于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獻公未決故復

使二五俱說之廣莫狄地之曠絕也卽謂蒲子北屈也言遣二公子出都之則晉方當大開土界

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也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二五梁五東關五也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壟傷晉室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宋人下公羊有邾婁人

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子元文王弟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嬀也蠱惑以

滛事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振動也萬舞也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尋用也婦人既寡自稱未亡人御人以告子元御人夫人之侍人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桔柣鄭遠郊之門也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子元自與三子特建旆以居前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三子在後爲反禦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內道上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

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施于內城門鄭示楚以閒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桐丘杜注許昌縣東北有桐丘城今許昌故城在河南許州東北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諜間也幕帳也

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善救鄭也

鄭服於齊故楚來爭鄭此南北盛衰之大界也桓公救鄭獨與魯宋偕以陳衛懼楚方自守而未暇及鄭耳楚在春秋時最彊大首服陳蔡繼爭鄭而

耀武於王畿非齊桓有以遏之將爲周室憂故聖門羞稱五霸而春秋不沒桓文之功其道蓋竝行而不相悖也

冬築郿郿公羊穀梁作微杜注魯下邑京相璠曰壽張縣西北有故微鄉魯邑也今山東東平州西有微鄉城

左傳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

穀梁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虞典

禽獸之官言築邑置官司以虞之非正也

凡土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創作邑也冬雖工築之時而下書大無麥禾則公輕用民力而時絀舉贏具見矣

大無麥禾

公羊傳 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書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

穀梁傳　大者有顧之辭也于無禾及無麥也顧猶待也待無禾然後追錄無麥故言大以明不收之甚也

二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爲大饑禾者穀之總名無麥禾則黍稷秫稻及二麥皆無矣曰大無者見舉國皆無也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備入然後制國用故無麥禾至冬然後書頻年無水旱之變而一旦大無麥禾推驗事實由魯不務蓄積日損月削以至於麥禾皆盡而後覺之非

一歲之事也不書饑者大無麥禾而至於告糴則饑不待言矣

臧孫辰告糴于齊

左傳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公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買穀曰糴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何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儲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乏莊公享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畜危亡切近故諱使若國家

不匱大夫自私行糴也

穀梁傳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登也）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内之無外交也古者税什一豐年補敗（敗謂凶年）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艾穫也）而百姓饑君子非之

不言如爲内諱也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今魯一年不艾而百姓饑汲汲焉求救於鄰國故不書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所以著情急於糴以見魯政之無經也而辰猶以急病讓夷爲賢陋矣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左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治廄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修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

公羊傳新延廄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

穀梁傳延廄者法廄也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每廄一閑言法廄者六閑之舊制也其言新有故也言改故而新之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凶荒殺禮冬

築微春新延廏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悉盡也

凡興築言新者有故也有所增益曰作剏始曰築閑牧之設以修馬政久而新之常事也何以書穀梁子曰古之人君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以救朝夕之急而猶興不急之役其用民力爲已悉矣故修舊不書而於此特書以示戒也或謂後世以興功築爲救荒之要

政春秋乃用以爲譏何也後世力役傭於官故可因此以聚窮民古者力役徵於民而於凶年舉之則民不堪命矣延延綿也牧馬欲其滋息故謂之延猶庫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

夏鄭人侵許

左傳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摘其不備）

許鄭世讎也許自盟幽之後不與齊桓之會鄭人

侵之或亦齊之命與

秋有蜚

左傳 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 一有一亡曰有

有者昔之所無故書之以記異也劉向曰蜚色青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淫氣所生爲蟲臭惡非中國所有或曰即負蠜好以清旦食稻花或曰山海經

以蜚爲獸若牛而白首一目虵尾未知孰是姑存之以備參考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娣之卒不書叔姬執節守義婦德可儀故魯人賢而錄之孔子不削也

城諸及防諸防杜注皆魯邑諸在今山東諸城縣又有故防城

左傳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周十一月令九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

用大火心星十月之初心星次角亢之後而晨見東方致用謂致築作之物也水昏正而裁北方之宿爲水星營室謂之定水昏正謂十月之中定星昏而正中裁樹也謂樹版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畢

穀梁傳可城也凡城之志皆譏今云可者謂冬可用以大及小也諸大防小

凡土功得其時亦書重勞民也及者先後之辭

附錄左傳樊皮叛王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名

三十年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夏師次于成　左氏無師字

穀梁　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郕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郕也

穀梁以爲欲救郕而不能然紀魯姻親紀之亡魯次成而不敢救理或有之紀亡久矣郕乃紀之附庸魯明知力不能救何故出師虛爲德於郕而閒

齊好觀前此之會城濮明年之獻戎捷則次成之師乃欲會齊圍郕待命於成聞郕已降而不復行耳

附錄左傳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欲遂蠱文夫人鬬射師諫射師鬬廉也則執而梏之梏刑具在手曰梏秋申公鬬班殺子元申楚縣楚僭號縣尹皆稱公鬬班若敖之孫鬬穀於菟爲令尹鬬穀於菟令尹子文也鬬伯比之子自毁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秋七月齊人降鄣鄣杜注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今山東東平州東有鄣城集

郚鄣故城也

公羊傳　鄣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言紀邑至此而盡

穀梁傳　降猶下也鄣紀之遺邑也

不書鄣降于齊而曰齊人降鄣者小國孤危不能自固齊以兵威脅使降附專罪齊也鄣乃紀之附庸紀猶折而入齊鄣豈能與齊抗乎是以於鄣無

責焉齊桓假德禮以屬大國諸侯而數併吞小國以自封殖故荀卿惡其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公羊傳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謂國亡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徒空也

穀梁傳　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滅國之君不書葬況媵乎蓋魯君憫紀之亡高叔

姬之義爲服姑姊妹之服而使人會其葬故舊史書之孔子存而不削以明彰萬世之女教先儒所謂以賢得書者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魯濟杜注蓋魯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

左傳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燕杜注薊縣今屬順天府

穀梁傳 及者内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據左氏謀伐山戎也齊桓伐郳伐鄭伐徐皆以宋主兵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與公會魯濟而後伐戎不自恃其智力而集人之功以爲功此霸業之所以獨盛與

齊人伐山戎

公羊傳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

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

穀梁傳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不以齊侯敵乎山戎故稱人　其愛之何也桓内無因國因國因緣山戎左右之國爲内間者　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燕周太保召康公之後與周同姓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　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言由山戎爲害伐擊燕使之隔絶于周室

齊人伐山戎穀梁以爲善公羊及胡氏以爲譏皆

謂齊侯親伐其實非也以僖十年書齊侯許男伐北戎觀之則伐山戎齊侯不親也果齊侯也則事同而稱人稱爵前後互異義安處與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臺近于泉即泉臺也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禮內則冠帶垢請漱衣裳垢請澣澣即浣也

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爲備故也楚語曰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

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魯之先公候時占物之臺
必有定所不緣占候而去國築臺於遠是為遊觀
之所厲民以自樂也一之為甚而至於三壞法亂
紀亦甚矣

夏四月薛伯卒

隱十年薛來朝稱侯今稱伯時王所黜也諸傳皆
無文杜氏於滕紀降爵皆曰時王所黜獨此無注
故或以為齊桓所黜非也非天子之命春秋當以

王爵正之矣

築臺于薛 薛杜注魯地今山東滕縣東南有薛城

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傳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公羊傳 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

何旗獲而過我也言懸所獲于旗以過魯

穀梁傳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謂內齊侯若同一國故不稱使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菽今之胡豆也按管子云出戎菽冬葱布之天下則以戎為豆也

捷者戰勝之所俘獲也獻者下奉上之辭也諸侯自相遺俘非禮矣二傳據此謂齊侯親伐山戎稱人為貶不知山戎在齊北魯在齊南伐戎而歸道不經魯蓋齊魯鄰封偶來會公因獻戎捷與魯濟

之會等耳伐戎則大夫帥師故稱人獻捷則齊侯親伐親之故書爵皆據其事之實耳獻捷不足爲親伐之徵也

秋築臺于秦秦杜注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在今山東范縣南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社稷宗廟朝廷皆爲國明皆不當臨也

穀梁傳不正罷民三時不正猶不與也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懟恚恨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

險北伐山戎為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

冬不雨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

冬不雨不害禾稼而亦書者見聖人燮理陰陽對時育物以順天心之切也僖文之不雨或歷三時或歷四時此年止一時不雨耳二百四十年間一時不雨者豈止一年而此特書以莊公災歉之後

亟興土功昧於敬天勤民之義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范氏甯曰魯地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左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杜注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

小穀魯邑也左氏謂爲管仲城杜預以楚丘下陽不繫國例之説亦可通但經所書夫人會穀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晉士匄侵齊至穀傳所稱寘桓公子雍于穀使申叔去穀齊師違穀七里未有言小

穀者則此爲魯邑明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梁丘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今山東城武縣東北有梁丘山山南有梁丘城

左傳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謀爲鄭報楚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穀梁傳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閒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辭所遇謂八百里閒諸侯必有願從者而不與之遇遇所不遇謂遠遇宋公也

齊桓公時諸侯彊大者莫如晉宋望國莫如魯晉擁河山之固不與諸侯會盟非齊所能致也故於魯宋未服懾之以威旣合懷之以德下之以禮遇濟則遠至魯境獻捷則親至魯庭旣爲宋出師而再推以主兵復遠遇於宋地而推以主會所以服魯宋之心使爲諸侯倡而成其霸事也

附録 左傳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有聲以接人 莘杜注虢地）惠王問諸内史過曰（内史過 周大夫）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

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其至之日謂此神初降之日若以甲乙之日至則祭先脾玉用蒼服上青也以此類祭之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聞請于神求賜虢土田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于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祝大祝宗宗人史大史應區嚚皆名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唯德是與

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爲僖二年晉滅下陽傳）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初公築臺臨黨氏（黨氏魯大夫築臺不書不告廟）見孟任（孟任黨氏女）從之閟（閟不從公）而以夫人言許之（許以爲夫人）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講肄也梁氏魯大夫）女公子觀之（女公子般妹）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圉人掌養馬者名犖）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公疾問後于叔牙（牙慶父同母弟）

僖叔對曰慶父材蓋欲進其同母兄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成季季友也僖叔牙之諡鍼巫氏魯大夫使鍼季酖之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逵泉杜注魯地今山東曲阜縣南逵泉是也立叔孫氏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其祿

公羊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剌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

言不顯爲刑戮 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 召之于陳 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 致與也 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 子繼父曰生弟繼兄曰及 慶父也存 此莊公之辭也 謂牙欲立慶父 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 時牙實欲弒君兵械已成但事未行耳 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

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爲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于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無傫氏蓋大夫家或云地名至乎王堤而死王堤地名公子牙今將爾今將言欲弑辭曷爲與親弑者同親躬親也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左氏公羊皆謂牙之死季友實誅之陸淳謂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先儒皆據此爲義按經所書前此則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後此則季子來歸似莊閔終始之際季友實不在魯姑發其疑以俟後之治經者不敢彊爲之說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左傳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即位次喪

舍也

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公之正居也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

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絶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齊潔也

先王制禮疾必正寢欲使公卿得受顧命所以遠女子小人而杜奸邪之隙慮至深遠也魯莊在位日久薨又得其正何以甫歿而禍亂相尋若是蓋

其失在忘父仇徇毋命閨闈不飭兵柄下移得免

其身幸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己未公羊穀梁作乙未

左傳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共仲慶父

成季奔陳立閔公閔公莊公庶子哀姜之娣叔姜所生年甫八歲

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云子卒者孰謂謂子赤是也此其

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

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

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穀梁傳子卒日正也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是也不日故也文十八年冬十月子赤卒是也有所見則日閔公不書即位是見繼弑者也故慶父之弑子般可以日卒不待不日而後顯

未踰年曰卒未成君也未葬名之既葬則不名或謂子般子赤被弑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不覩傳文何以知之然閔公不書即位則繼故可知矣赤之卒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先君既歿嗣子暴

卒而夫人大歸則國有禍變可知與子野異矣

公子慶父如齊

穀梁傳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深謂君弑賊奔隱痛之至苟有所見莫如深也閔公不書即位則子般被弑慶父出奔俱可見

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日久專行自恣國人不能制也內大夫以君命適他國例書如子般既卒則非君命矣其如齊蓋懼討而飾辭以自解也齊桓主霸與莊公數為

會好齊魯壤接慶父為賊豈得無聞乃不能執而誅之縱使復歸以成再弑有愧於方伯連帥之職矣

狄伐邢

狄始見於春秋而伐邢入衛兩年之間塗炭二國故齊桓糾霸之功不可沒也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四

閔公 公名啓方莊公之子史記云名開謚法在國逢難曰閔

周惠王十六年

鄭文公十二年

齊桓公二十五年 ○管仲爲政

宋桓公二十一年

晉獻公十六年 是年晉作三軍

衛　懿公八年魯閔二年狄滅衛宋桓公立衛戴公以廬于曹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

蔡　穆公十四年

曹　昭公元年

滕　詳見隱公元年

陳　宣公三十二年

杞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薛伯卒

莒　詳見隱公元年

郲 文公五年

許 穆公三十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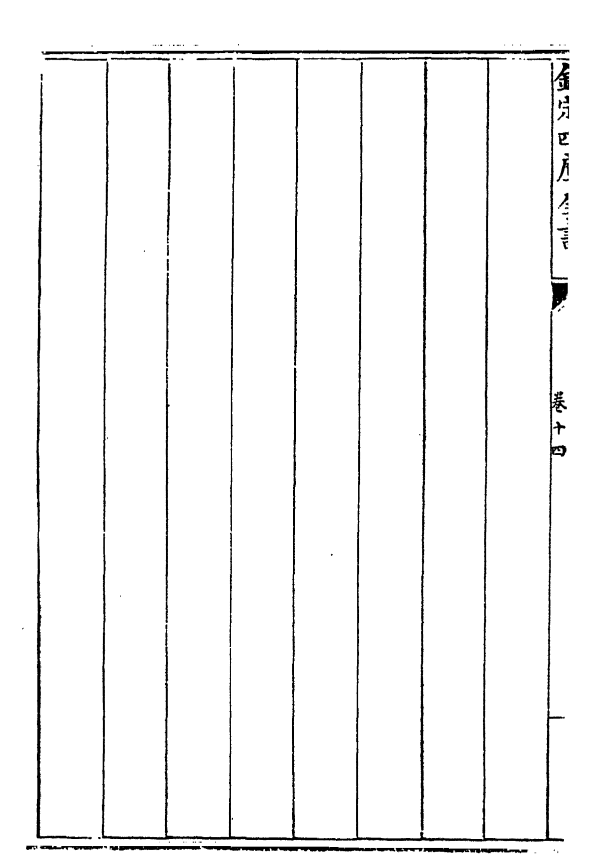
小邾 見莊公元年

楚 成王十一年○令尹子文為政

秦 詳見隱公元年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四

閔公名啓方史記云名開莊公之子以惠王十六年即位謚法在國逢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

左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

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謂弑君之賊已有鄧扈樂遂不及探刺隱情並誅慶父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

季子至而不變也

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子般閔公凡也尊之非君也般未踰年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不書即位未行即位之禮也閔公甚幼豈能哀子般之弑而不行即位之禮必在國諸臣尚知大義亦幸慶父在齊猶能守禮而勿失耳記稱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蓋慶父歸自齊則犯義悖禮專行無忌莫可如何矣

齊人救邢

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敬仲管夷吾戎狄豺狼

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暱近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安比之酖毒）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引詩小雅斷章取義言諸侯有事則書之于簡遣使執以告命告則須救故畏而不歸也）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恤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穀梁傳　善救邢也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救在吳楚則罪霸國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著其慢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

至以著其怯兵者聖人所甚重至於救兵則書法如此蓋周官大司馬職大合軍以救無辜伐有罪乃先王制軍詰禁之本義也郱以冬被兵桓公以春救或謂罪其緩過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傳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十一月乃葬

穀梁傳 莊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于卒事乎加之矣

魯君之葬皆不踰五月之期惟桓公戕於齊故九月乃葬昭公客死乾侯故八月乃葬莊公之薨至是十有一月而始克葬盖以國亂子弑嗣君幼弱故也或乃謂子般非弑誤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落公羊穀梁作洛落姑杜注齊地在今山東東平州平陰縣界

左傳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

待之季子来歸嘉之也

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来歸何喜之也来歸則國安故喜之

穀梁傳盟納季子也其曰季子貴之也大夫稱名氏今曰子是貴之也其曰来歸喜之也

此舊史緣魯人之情賢季友而喜其歸故稱季子孔子因而不改以季友亦實有功於國耳落姑之盟傳稱請復季友閔公甚幼必魯之世臣尚有忠

於謀國者隂告於齊請復季友故桓公以霸令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復季友而公次于郎以待之命出於齊桓則慶父不敢違而友得安然而返國矣或曰齊方厚陳而友託焉陳魯舊好故陳人為請於齊亦可通

冬齊仲孫来

左傳冬齊仲孫湫来省難湫仲孫名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時慶父亦逆魯公曰若之何而

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能固則當就成之間攜貳離而相疑者則當因而閒之覆昏亂霸王之器也霸王所用故以器為喻

公羊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

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穀梁傳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

仲孫之来齊侯使之也不稱使而曰来者非聘非盟名曰省難而實有窺伺之心則桓公之使臣不以禮而仲孫之奉命亦非義矣其不書名而曰仲孫亦因舊史之文也蓋仲孫歸有魯秉周禮君其

務寧魯難之言而高子辛來盟以定魯魯人懷其德高其義故與高子同不書名仲尼修經因之以著情實若以為春秋特文則季子高子之不書名為賢而仲孫之不書名為譏義無所處矣

附録

左傳晉侯作二軍初曲沃武公滅翼王命以一軍為晉侯見莊十六年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為公御右也夙趙衰

凡畢萬魏以滅耿滅霍滅魏耿杜注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今山西河津縣東南有古耿城一名耿鄉城霍杜注永安縣東北有霍大山今山西霍州西有霍城古霍國也三國皆

畢祖父

姬姓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謂將下軍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大伯周大王之適子知其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勝于留而及禍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為晉殺申生傳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卜偃晉掌卜大夫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

盈數其必有衆以魏從萬有衆象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震下坎上屯之比☵☷坤下坎上比初九變而為比辛廖占之辛廖晉大夫曰吉屯固比入屯險難所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震變為坤車從馬震為車坤為馬足居之震為足兄長之震為長男母覆之坤為母衆歸之坤為衆六體不易初一爻變有此六義不可易也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比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萬畢公之後傳為魏之子孫衆多張本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陽杜注國名今山東沂水縣南有陽都城即陽國也

陽小國齊遷其民於國中以為附庸而并其地蓋以戎遂而殲焉為戒也桓公逞其謀力并吞小國而不度於義理如此

附錄左傳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東入河水之汭水之隈曲曰汭舟之僑曰舟之僑虢大夫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傳夏吉禘于莊公速也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蓋吉祭也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成因而吉祭故譏其速

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據莊公三十二年八月薨今閔公二年五月已入三年之竟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一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時閔公以莊公喪在三年中未可入大廟禘之于新宮故不稱宮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

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

穀梁傳　吉禘者不吉者也莊公薨至此方二十二月喪未畢不可為吉　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魯侯國而僭天子之祭雖用於周公之廟亦為非禮況羣公乎據經所書有事于宮廟無言某公者此獨書莊公蓋方祀於寢非宮廟也喪未三年而行吉祭一舉而犯大不義者二焉春秋之所謹

也時祭有禘之名乃漢儒約春秋所書以為之說而誤焉耳趙氏伯循辨之詳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卜齮魯大夫公即位年八歲知愛其傅而遂成其意以奪齮田齮怨其傅并及公故慶父因之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共仲即慶父宮中小門謂之闈

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

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穀梁傳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凡君弒賊討則書葬哀姜與弒被討而不書葬者不以討母葬子

公薨不地弒也不書葬賊未討也慶父既縊何以謂賊未討謚為共仲而立其子為卿討賊之法寧有是耶故不書葬以罪魯臣子之昧於大義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

夫人稱孫與聞乎故也不去姓氏罪降於文姜也齊女而奔於邾蓋自負大惡畏齊桓之討也魯桓見戕於齊經雖不書而莊公不書即位夫人孫于齊則君非正終而夫人與聞乎故可知矣閔公薨而不地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則賊由慶父而夫人與聞乎故可知矣春秋之書微而顯此非其較著者與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僖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杜密注魯地公子魚奚斯也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為僖元年齊人殺哀姜傳夷杜注魯地僖公請而葬之

穀梁傳其曰出絶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書公子慶父出奔莒譏失賊也其縊不書何也不可以討賊之辭書又不可以自縊書故弟書其奔以罪季友之失刑莒人之黨惡耳先儒多以慶父之死比於宋萬非也宋猶醢萬魯於慶父乃加恩禮焉季友忘君父之讎而市小惠其罪大矣

附錄左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卜楚丘魯掌卜大夫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間于兩社

為公室輔（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季氏亡則魯不昌（言季氏之後當與魯國相存亡）又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之乾䷀（乾下乾上乾大有六五變為乾）曰同復于父（筮者之辭也乾為君父離變為乾故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言其貴與君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遂以為名）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謂高傒）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時閔公弒僖公未立）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

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南陽何氏休曰齊下邑）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鹿門何氏休曰魯南城東門爭門吏門亦魯城門名）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穀梁傳 其曰来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魯人喜高傒之來故史不書名以貴之不稱使者齊桓之使高子非有討亂扶危一定不移之計而高子能審大義定魯難以輔成君德保其令名故不稱使以明權在高子而著其情實也高子仲孫皆不稱名不言使而傳以為有予奪之異者仲孫言來以見其徒來覘魯而不能弭亂高子言來盟則扶危定傾之義著矣且仲孫來之後閔公再弑夫人孫慶父奔高子盟之後則僖公立哀姜誅亂

事以觀而奉使之情可見矣經書来盟而不稱使者三高子恤鄰屈完服義獨華孫為貶蓋魯宋無事華孫私来結盟則罪也春秋屬辭之義以前後事跡考之則得其實矣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玦玉玦莊子甯速也曰以

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贊助也玦示以當決斷夫示以儀難與夫人繡衣曰聽于二子繡衣取其文章順叙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傳言衛侯素失民心雖臨事而戒猶無所及及狄人戰于滎澤滎澤杜注此滎澤當在河北與鄭之滎澤不同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師之耳目在旗懿公既敗而旗不去故君臣俱盡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狄人畏鬼故恐之言當先白神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守石甯二大夫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

之又敗諸河衛將東走渡河狄復逐而敗之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頑也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敗衆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共及滕杜注衛別邑立戴公以廬于曹廬舍也曹杜注衛下邑孔疏云當在河東近楚丘戴公名申是年立即卒復立文公許穆夫人賦載馳載馳詩衛風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賦此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

人以戍曹無虧齊桓公子武孟也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遺也四馬曰乘衣單複具曰稱門材使先立門户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為飾重錦錦之熟細者三十兩三十疋也

或問孔子删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不删先儒楊時曰此著衛為狄所滅之由也故列於定之方中之前衛之淫泆醜惡乃禍亂所從始肇於晉而成於朔其禮先亡而國從之矣不書滅者狄雖入衛而未甞據有其地衛雖舉國竄亡

而宗社復立也

鄭棄其師

左傳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高克鄭大夫文公惡之不能逐故使帥師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清人詩鄭風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也）

公羊傳　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穀梁傳　惡其長也（長謂高克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鄭風清人序言高克之進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義交責之也春秋書鄭棄其師而克之奔陳不書何也諸侯專制國中生殺予奪惟義所在使高克罪不可逭請於王而誅之可也職事不共黜而退之可也姦邪不測放而逐之可也乃託為禦患使駐師境上日久衆散懼罪而自奔鄭伯之失政甚矣不書鄭伯而以國稱者當國大臣與其謀也

附錄左傳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皋落氏赤狄別種在晉之

東里克諫曰里克晉大夫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帥師者必專謀軍事宣號令君與國政之所圖也國政正卿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師師君失其官師師不威將焉用之大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不孝是為師必不威也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于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玦如環而不連以金為之為偏衣之珮飾）狐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伯行重耳外祖父也為申生御車申生以大子將上軍）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罕夷晉下軍卿也梁餘子養為罕夷御）羊舌大夫為尉（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尉軍尉）先友曰衣身之偏（偏半也）握兵之要（謂佩金玦將上軍）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

無慝分身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災威權在已可以遠害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歎先友之言為不知君心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章貴賤佩衷之旗也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當命以四時之始服其身則衣之純必以純色為服用其衷則佩之度衷中也佩玉者士君子常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冬十二月閟盡之時衣之尨服遠其躬也尨雜色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

服于社有常服矣服宜社之内（脤以脤器盛）不獲而尨命可（軍服韋弁）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雜色奇怪非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之服）狂夫阻之（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曰盡敵而反（公曰）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内讒不如違之（違去也）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寒薄也）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内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

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今亂本成矣（驪姬為內寵二五為外寵奚齊為孽子曲沃為大都故曰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為孝不戰為安民）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繇卦兆之占辭）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忘其滅亡之困）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衛文公名燬戴公之弟大布麤布大帛厚繒）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方百事之宜）任能元年革

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衛文以此年冬立季年在僖二十五年年蓋招懷逃散故能致十倍之衆